讀易記

讀易記序

易者時也道也中庸曰道不可須臾離也離易之不可離也故中庸言道之大小則能載莫能破焉易書之語遠近則曰不可禦靜而正焉中庸自人道而推本於造化如曰及其至也察乎天地是也易書自天道而歸宿於人事如曰不言而信存乎德行是也中庸言道夫婦與知焉大傳言易百姓與能焉中庸言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生今之世反古之道烖必逮乎其身易則明於天之道察於民之故吉凶與民同患中庸言其畧易言其詳中

庸言其理易兼言其事中庸舉其常易則盡其變是易者天下古今常變之書也故於天地之運化帝王之制作聖賢之事業君子之德學衆人之吉凶悔吝莫備焉尤在中庸之所未盡也予近日益覺此易之在於身不可一日而離蓋自起居食息以至乎辭受取予出處進退富貴貧賤患難死生無往而不貞夫一焉道而不可離故也夫子曰五十而學易可以無大過矣予齒五十過半悔吝尚多兢兢益懼焉迺取上下經十翼細而繹之旁及程朱二傳與夫諸儒之所證論參其異而會其同得意則筆之於冊久漸成帙置

於几案以日觀省雖時與諸說稍異要在明於吾心切於吾身如醫之制藥唯求其病之證服之愈而已異同在所不論也且夫易之理無窮。不可以一人而通。一言而盡也。如百川之支派多矣。而通諸海則同焉。苟執其一局之見。顓而言之。非知易者也。然則吾之於易將以求其切身之病也後之病同於吾者試之亦可以少驗若夫諸證或異焉則有本草醫方在將以付於別科可也後學番禺王漸逵序

讀易記序

上經

乾卦

乾天重乾象天之運而不息也

六十四卦廼伏羲所重者觀周禮三易經卦皆八其別皆有六十四可見繫辭亦曰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又可證也希夷陳氏曰羲皇始畫八卦重爲六十四不立文字使天下之人觀其象而已則陳氏亦以爲伏羲矣

虞氏翻曰易字從日下月

連山夏易首艮歸藏商易首坤周易首乾周易繫辭

乃文王周公所繫或以左傳所載繇辭與周易不同謂其爲商之易辭未知是否

乾元亨利貞蛟峰方氏曰元亨利貞在乾爲四德者蓋六畫純陽惟天惟聖人足以當之本太本通本正本无所不利不用戒辭非他卦之比也故孔子以四德釋之

乾六爻謂之龍者以其具陽剛之德陽剛龍也雖有隱顯亦微有淺深如聖人亦自有不同初九有龍德而隱者初在下時未見也故曰潛龍勿用此大賢以上天民也

九二有陽剛之德而中正是聖人而在下者正己而

物正不假於時位者也故爲見龍而利見大人

九三陽剛勇於進修終日乾乾如天之不息亦是聖德也陳瑩中嘗愛文中子或問學易子曰終日乾乾可也此語最盡文王所以聖亦只是箇不已夕惕若厲無咎此聖人憂勤惕厲之心本如是也

九四或躍在淵無咎此有聖德而待時之象也龍在於淵乘風雷則飛矣而占僅得無咎者能審於進退則無咎矣爲占者而言也

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此聖人在天子之位有德有時有勢惠澤流於天下而爲天下之所利見者也

若人君自占之亦有其德乃可以當之爾不可以利見九二講。

上九亢龍有悔上九曰龍亦具陽剛之德者只處得大過故有亢龍之象此亦抱德而少變通者也故有悔

初九潛龍顏子可以當之九二見龍孔子可以當之九三乾乾惕厲衛武公可以當之九十作戒謚曰睿聖是也九四龍躍于淵文王可以當之三分天下以服事殷是也九五飛龍堯舜以之上九亢龍夷齊似之夷齊但知不食周粟之義而不知武王應天順人

之仁孟子云社稷爲重君爲輕其義深矣東齊啓此
吾知其悔矣
或問吾子於乾則以聖人之德言於坤則以賢人之
學言無乃偏一而不通乎曰以吾讀易所見故著以
自省爾若夫占得自當玩味辭占所有吉凶以趨避
之如乾初九衆人占之則當晦處勿用九二則當利
見有德之大人九三則當危厲憂勤九四則當審於
進退九五則當利見在上之大人上九則當知變通
不抵於亢凡百事皆然於乾如此坤可知矣
用九見群龍無首吉用九非爻辭但占法老變而少

不變以變者為主故發此例也若乾六爻俱變則為剛而能柔所以吉坤之用六亦然

泰和元氣之流行於四時即是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之理無間於四時者也故為統天人之生只一性性中只一仁自其生理之不息言則謂之仁自其不息之中分之則確然而不易者謂之義燦然而不紊者謂之禮湛然而不昧者謂之知此皆生理之發見也此仁所以貫乎四德者也若存其心而不息焉則四德凝會而泰和元氣常在我矣

各正性命如果之大小花之紅白之類不相紊亂故

曰各正保合泰和如隆冬之時草木之氣皆歸於根草木之實皆藏於核至明年又復生是即此仁此生意之貫接處故草木之實皆謂之仁者此也

今北方草木之葉皆落所以藏其元氣於根也惟松栢竹及冬青樹葉皆不落此得陽氣之盛者也吾嘗見脩鍊者冬不衣綿亦陽氣盛致然今南方草木半不落葉復生花並豈南屬陽北屬陰雖冬時陽氣發洩不盡藏乎又吾嶺南每每於冬氣暖至旬日則桃李之花亦開不以爲異若在北方則桃李冬花陽氣不固乃以爲異矣然以陰陽之大分較之則發生收斂

在天地間者適爲其常就其中而分之則陰氣盛於北方陽氣盛於南方而泰和元氣之流行於四時亦於此可見

聞幽并之北盛夏之際而高山積雪不消此亦得陰氣之盛致然如南方草木之花也又聞瓊崖稱一歲三熟豈非南北寒暖又陰陽大分之位乎

首出庶物何以爲聖人之利貞蓋時乘六龍以御天是聖人得時得位以行政教故爲聖人之元亨若到萬國咸寧則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矣故爲聖人之利貞

天行健便是乾乾便是不已便是重乾之義君子終日乾乾是法天之不息也在君子則曰自強不息在聖人則曰至誠無息不息則無息矣

朱子曰不以人欲害其天德之剛則自強而不息矣人之生德性本是渾淪無間的只爲有生之後物欲誘之渾淪者已夾雜無復向時之全矣所以君子能自強迺不息而天德之剛始不爲人欲之所害矣

德普施雖在田而德已普施當於正己而物正處觀之。

終日乾乾反復道也心之乾乾不息處即是道或躍

在淵進无咎也能審而不遽則可以進而无咎人之有咎在乎不審於先爾徂徠石氏曰爻辭但云或躍無咎夫子加一進字以斷其宜也

天德不可為首只是釋陽剛字言陽剛不可為物先若作天德則是天所賦之德豈不可以為首乎

元亨利貞者天之德也善之長嘉之會義之和事之幹人之德也在天者未始不為人在人者未始不為天天人之相禪處即此而已元者善之長仁是生理義禮智皆是此生理發見處分出的故曰善之長又曰天下之事物莫不有理然皆是吾仁之生理散出

去生理貫串處便是仁禮是燦然有條理處故為嘉會義是截然分別處義何以得和曰各得其分之安處便是和貞者事之幹屬知孟子曰知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

仁字最難訓周子朱子皆訓作愛字蓋因孟子惻隱之心仁之端處來亦未盡程子曰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又曰仁者天下之公善之本也又曰仁最難名惟公近之又曰覺可以言仁而仁非覺之可盡張子曰虛者仁之原惟謝上蔡以生意論仁曰不識痛癢便是死漢生意者生理也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之謂

易皆此生理也固是又合孔門之問仁而觀之無非指此心爲仁孟子亦曰仁人心也心字雖切而但曰心則義禮知皆心所出又無分别看来換作箬字亦好但亦渾槩生理二字不易之訓也程子亦曰心如穀種仁則其生之之性迺見得仁字分明

利物足以和義程子曰義安處便爲利朱子曰萬物各得便自利利者順也又移爲義利之利皆不順也天理之公處便是順便是利人欲之私處便是不順便是不利

嘉會足以合禮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禮之會也君子

能體而行之則合禮矣
君子行此四德故曰乾元亨利貞乾能運乎天之德
君子能運乎人之德此君子指至誠無息者言
乾六爻文言皆以聖人明之獨上九一爻畧不同然
以龍稱之亦是有陽德者但欠變通爾
遯世無悶以時言不見是而無悶以行言
龍德而正中者也此句已盡九二之藴下五句皆非
有正中之德者不能閑邪存誠程子之言盡之矣程
子曰閑邪則誠自存又曰敬是閑邪之道又曰動容
貌整思慮則自然生敬敬只是主一主一則不消言

閑邪程子之言默思體驗之當自會
文言解九三之學亦作自然的盖聖人憂勤惕厲之心乾乾如天之不息則德之崇業之廣有自來矣忠信所以進德脩辭立誠所以居業程子曰此迺乾道由此二句可至聖人所謂乾道者盖就此心中真實做去別無外面許多支離纏繞顔子之克己復禮便是如此用功所以做得聖人盖以其先便做聖人之學若仲弓之敬恕夾持須要如此夾持涵養積累將去所以為賢人之學也中庸之慎獨中和聖人之學也大學之致知格物誠意正心賢人之學也

程子又曰道之浩浩何處下手惟立誠才有可居之處示人切矣

忠信所以進德忠信是好種子以好種子放在田中自然生生條達以至誠實故所以進德若種子不好或又不下種或又下種而不糞稃如何得德進

非爲邪非離群以九四之心而言所以釋或躍在淵之意夫自天下之不識者觀之必疑九四之行無常而疑其心之詭秘矣非聖人辨而明之其何以暴白於天下哉

貴而無位則不得行高而無民則不可行賢人在下

位則不能行是故以動而有悔釋之或曰上九之亢
正以其不知進退存亡失於變通爾今曰動而有悔
又不許其動何也曰以其亢滿故不可動若知亢滿
而不居焉則雖動何悔之有
天下文明以九五之位不曰天下文明而二曰天下
文明何也曰此以風而言也謂天下聞風興起皆仰
而化去其舊染之汚而從新格其鄙陋之俗而崇禮
仕者法之而進於正學者師之而成其德雖無禮樂
教化而神機潛乎默運有莫知其然而然者矣其不
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為而成之妙歟

終日乾乾與時偕行天之乾乾不息而四時流行

乎之乾乾法乎天而已

利貞者性情也程子曰性情猶言資質體段亨壽化育皆利也不有其功常久不已者貞也詩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貞也朱子云此語說得好不有其功言化育之無跡處爲貞

雲峯胡氏曰彖曰性命文言曰性情言性而不言命非知性之本言性而不言情非知性之用孟子言仁義禮知之情本此

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此以元亨

利貞合而一之。歸于一元。盖三者皆一元之氣流行。自其美利則謂之亨。自其利天下則謂之利。自其不言所利則謂之貞。此乾元之包四德而統天。所以申大哉乾元之義也。

雲行雨施天下平也 雲峰胡氏曰彖言元亨利貞屬之乾而文言以屬之君子乾之德固在君子躬行中也彖言雲行雨施屬之乾而文言以屬之聖人乾之功固在聖人發用內也

不寬以居之則道聽塗說德之棄也不仁以行之則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也

九三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九四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此皆値時位之不當是以三則惕之四則疑之迺免咎非三四之善處則咎難免矣三四非歟乎德者也

程子曰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非在内也又曰若不一本安得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程子之言須要玩味不得放過若會得非在外一本時便是聖人之徒

先天而天弗違如伏羲之畫卦神農之播種黄帝之書契是也後天而奉天時如有巢氏之居空燧人氏

之火食以至堯舜之禪授湯武之征伐是也
亢之為言只是不知進退存亡得喪因例舉之爾知之而不失其正非天下之大聖其孰能之以見上九廼大賢之德尚欠變通者也君子守身之常法與聖人體道之大權自是不同中庸曰唯天下至誠為能化學到化處方是聖人伯夷柳下惠偏於清和是猶有迹而未化也
程傳說易理甚精甚備朱子主卜筮言廼聖人開物前民用本意故曰本義二者古今不能偏廢
愚讀易至一卦必掩卷而深思其言與事如以身處

其地久之其中有欣會處以此見得非口耳記誦所
能解也

坤卦

重坤是言其至純至順之謂非如世之所謂九天九
地之幻也

天雖包乎地之外而氣則行乎地之中故坤之元亨
利貞即乾之元亨利貞也但坤以順為正故為牝馬
之貞

地之廣大亦莫測予嘗觀傳記中所載有人涉西海
二年始至中復有地為國又不知再何西去何如又

聞北海至小有人至北海過此海皆沮洳爲龍𧉮所居又不知直北其地想地之盡處即氣即天而爲日月星辰所轉之邊幅也則地所以配天宜也

先迷後得主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坤之道如此安貞吉安於坤之正道則吉背之則凶也

至哉坤元萬物資生迺順承天朱子曰資乾以始資坤以生不爭得霎時間乾底亨時坤底亦亨萬物資乾以始而有氣資坤以生而有形氣至而生即坤元也

乾雖以氣始坤雖以形生然元之流行於春三箇月

則坤之萌甲枝幹亦齊矣夏秋冬亦然但坤順承之則覺後些爾又曰以立春後觀之春氣始至東風解凍尚有旬日物萌始生似有陽先倡之道然到底畢竟爲一生則俱生長則俱長而乾之元亨必於坤見之也

牝馬地類行地無疆此釋坤之利貞也蓋牝馬順也行地無疆則健矣順健守便是利便是貞坤不以萬物收歛保合爲利貞何也曰於乾言之矣此爲釋牝馬之貞而言故不及之

先迷失道至迺終有慶此六句是示人占法坐丨人占

得者如此而順如此而逆如此而吉如此而凶
應地無疆建安丘氏曰無疆天德也惟地能合天之
無疆則地亦無疆君子能法地之無疆則君子亦無
疆君子法地地法天不出於天德之無疆而已矣厚
德載物中庸曰博厚所以載物也本此厚德載物非
特人君用之學者亦然人之德性渾厚自然能容得
物而為物之所歸其薄者反是
乾聖人之學也坤賢人之學也聖人之學自心中來一
發便盛大賢人之學自積累中來遂少充拓及其歸
一也

初六履霜堅氷至。人但知惡之積爲家國之害。而不知惡之積爲吾心之害。故一念之惡雖微。而潛藏暗長於中。不知不覺蒲盛衆。心之德幾爲其阻塞。漸漸消滅。却成惡人。是可畏也。堯之授舜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者。欲人心不少留一念於其内。恐其危而大難遏也。君子之學。在乎愼獨而知幾。能辨之於早而已矣。此示人以研幾之學。

六二直方大不習無不利。直以心言。方以事言。直有圓通意思。方有裁截意思。直方然後能大。大則不習自無不利矣。未大時須有望大。則化化則聖到得渾

然時運大亦不見矣孟子曰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
大而能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此六二以
賢希聖之功也此示人以內外之學
六三以陰居陽有陽剛之德蘊蓄於內未遇於時故
可貞守然體用者道也出處者時也以道言之固可
當行以時言之或未可行故或從王事无成有終言
始雖不遇而後必遇也可貞者處也從王事者出也
此示人以出處之學
六四括囊无咎无譽六四陰柔而正是能簡默嚴
重自守者其學能謹於言行者也君子之樞機樞

機之發榮辱之主也故六四括其囊而不輕出則無咎無譽矣此示人以言行之學

六五黃裳元吉黃中也裳順也六五有中順之德宣著於外中庸曰誠則著著則明此著明之驗也君子能誠其身則以之事親交友獲上治民無一而弗善矣故曰元吉此示人以誠身之學

上六龍戰于野其血玄黃上六陰柔又非中正理欲交戰於內不能剛果斷決是以善惡相雜天人未分其血玄黃也子夏曰出見紛華盛麗而悅入聞夫子之道而樂以子夏得聖人為之依歸而尚如此其餘

可知學者於理欲源頭不深辨別使善者培養惡者剷絶乃使之玄黃相混何以爲進德之地哉此示人以遷善改過之學

君子敬以直内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此聖賢入手之真訣從此學則不差矣程子曰敬義夾持直上達天德朱子曰自此表裏夾持更無東西走作去處上面只更有箇天德直上者無許多人欲牽惹也

問人有專務敬以直内不務方外何如程子曰有諸中者必形諸外惟不直内内直則外必方

問程子二條先言敬義夾持合内外之道矣又云内

直則外必方得無偏於內乎曰程子云義非在外也能敬則心居明成性存存道義之門道義皆由此而出轉相夾持而內外交養矣所謂內直而外自方也學到此處自會非言語所能形容也

敬只是心有主宰有主宰則自能管照事事精明不言義而義其中矣丹書之戒亦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以敬對怠言怠即是心無主宰而忘也以義對欲言欲即是心無主宰而汨也

周子云靜虛而動直亦此意蓋靜時是敬動直則順

理而行義在其中矣

或問程子云佛氏敬以直内則有義以方外則未也曰佛氏連敬以直内都不是何得義以方外蓋彼云戒定慧似乎敬以直内然而非也彼所謂戒定慧只要得空其心無理以爲之主如何内外合一吾儒只於心虚時有理爲主漸漸養得定自能出而應世萬用不差斯爲義方也

周子云看一部楞嚴經不如一箇艮卦蓋艮其背即是静而定也静虚則但見乎理故内不見己外不見人是以定也佛氏之所謂定處祗寂其心非有理爲

之主而定也故周子非之

朱子曰敬以直內是持守功夫義以方外是講學功夫雖亦是然非聖人敬義本意若是真做敬以直內功夫到時義亦不待求而得之矣

地道無成而代有終也此文言又以地道妻道而明臣道蓋臣之不居其成功由坤之不居其成功而順承乎乾也文言別作一義講者文中有此義也故聖人發之

天地變化而草木蕃天地閉而賢人隱呂東萊曰人與天地萬物同是一氣泰則見否則隱猶春生秋落

氣至即間不容髮初不待思慮計較也若謂相將而動則已作兩尋看所以獨稱賢人隱者蓋衆人強偶絶故與天地之氣不相通氣至而覺者獨賢人而已可謂深一層看令人惕然有省

賢人隱是韜藏之時能脩其言行謹密而不出則言寡尤行寡悔無咎而無譽矣畧有譽恐即便走作

君子黃中通理進齋徐氏曰黃中通理四字當玩味涵養不熟操守不固天理有一毫之不純人欲有一毫之未去未得爲黃中也涵養熟矣操存固矣天理全而人欲去矣然條理未遂脈絡未貫則是蘊於内

者雖有中和渾厚之美而無融暢貫通之妙未得爲通理也大段亦是如此

愚謂黃中者即中庸所謂天下之大本也然萬事萬物之理皆由此出所謂通理也如只箇性逈分出許多仁義禮知孝弟忠信誠敬恭遜以應萬用蓋一所以貫乎萬也周子云一實萬分者以此

黃中通理言中德之蘊諸內也正位居體言順德之著於外也美在其中暢於四支發於事業美之至也朱子曰六二是就工夫處說六五是就成就處說是以爲美之至

坤於後天卦氣圖則爲七月乾爲九月故曰致役乎坤戰乎乾以六陰言之則十月爲純陰然聖人不置坤於十月而以剝代之者蓋陽盡則爲純陰而無陽矣故雖剝五陰在下一陽在上然陽未盡猶有陽也故戰乎乾者即陰疑於陽而戰也文王後天之卦寓意深矣

屯卦

屯序卦云盈天地之間者惟萬物故受之以屯屯者来萬物始生盈滿於天地間故取義爲屯爲卦上坎下震物受陽氣而生又得坎之雨澤以潤之其生易矣

亦有屯之象伏羲之立名只是此義孔子彖傳曰剛柔始交而難生又取震動坎險爲屯難之義讀者各以意求之可也

屯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既曰元亨利貞矣又曰勿用有攸往既曰勿用有攸往矣又曰利建侯何也曰此卦取三義迺文王之易伏羲只取萬物屯盈之意夫萬物之生始而必亨四德具備迺其所自有者也故以物言則曰元亨利貞在人則當萬物紛紜之時不可即出須待其定迺可故以人言則曰勿用有攸往夫當萬物盈滿之時中無所主必得立君

以主之始可以定也故以時言曰利建侯此文王繫辭之意也至若始交難生動乎險中則又孔子推詳其義以盡屯卦之藴蓋有非文王繫辭之舊者也

天造草昧聖人立義之初又打畨屯字意蓋屯者萬物盈亂之始而天造草昧又時運冥亂之始也是以宜於建侯而不寧屯未可訓爲難字

初九以剛陽之賢當屯之時又居於下未可進之時也故利居貞又以陽爲衆陰之所歸是能以賢得民之象故利建侯利居貞爲初九而言也利建侯爲衆人而言也瀘川王氏曰利居貞者其利在我利建侯

猶其利在民

屯之初九曰以貴下賤坤之用六曰以大終吾於坤之用六而見陽大陰小之理矣吾於屯之初九而見陽貴陰賤之理矣

大抵居屯之時皆不可以進初則盤桓而不進二則邅如而不能進三進矣而陷於林中上則泣血而不獲進以其皆陰柔之才故也四亦陰柔應於初而得剛陽之助故能往吉九五亦陽剛也而云屯其膏何也五當屯之時陷於坎中諸爻皆柔弱不足相輔故澤不下究是以屯其膏也

泣血漣如何可長也呂東萊曰屯極之時若不變而爲治即入於亂亡只有兩件更不容停待深爲得之初九以賢得民故可以長人當屯之時只宜封建之以爲侯也更不作湯武在下意思講九五但無陽剛之助爲屯其膏之象不可作魯昭魏髙貴鄉公說誠齋楊氏曰以剛明之主宜其撥亂反正有餘也然其膏猶屯者有君無臣故也六四近臣則弱六三近臣則又弱六二大臣則又弱惟初九遠而在下賢而在下則將欲有爲誰與有爲哉此所以屯其膏也此言甚當

蒙卦

蒙艮上坎下山下出泉水之始出小而未達故爲蒙之象人之始生昧而未明亦猶是也故卦專以人之蒙爲言

蒙亨此專主發蒙者言朱子立此二例所以待占者也然曰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不必引九二與九五言蓋卦辭迺文王之易則當就字上說蒙亨言發蒙則有亨道矣禮聞來學不聞往教故師道當尊教道當正故又在利於正

蒙亨以亨行時中也以下彖傳所解迺孔子之易始

以卦之體德與變而析言之所以廣其義也易之道無窮至孔子盡闡其蘊非文王之未知也有所待也。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應也呂東萊說得好云須要詳玩志應二字。此無以感之。彼安得而應之。應生於感也。古之教人雖不區區專求學者然亦不求之中自有感發之理不然學者何自而應乎為師者要知此意此聖賢之心也

蒙以養正聖功也南軒張氏曰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蓋童稚之時純一不雜人欲未起天理實存謂之大人者守此而已謂之小人者失此

而已人於是時保護養育則虛靜純白渾然天成施爲動作酬酢進退皆天理也非作聖之功起於此乎

君子以果行育德山下之泉泉始達也人之德性不汩於物欲本已好在擴而充之爾孟子曰如火始燃始泉始達是也果行育德示人以擴充之功也

卦辭專主發人之蒙爻辭蒙有數義廣卜筮以教人也初六無知而犯法爲下民之蒙六三見金夫不有躬爲女子之蒙六四獨遠實爲困而不學之蒙六五能下賢求師爲學知之蒙卦之治蒙者九二與上九九二得中故爲包蒙上九過剛不中故爲擊蒙

需卦

需固爲飲食之道亦爲需待之義爲卦坎上乾下以健遇險不急於進故爲需

需有二義有孚則光亨得正則吉而利涉大川卦之乾坎中實有孚也六爻皆得正位雖九二未正然中則能正也

雲上於天需山中出雲雲者出於山川而上行於天者也雲上於天待陰陽之和而後雨爾又曰雲上於天養其和氣待雨澤之降君子飲食宴樂養其身體以待德業之施

自初九至六四皆示人以遇險之道初需于郊未近於險也二需于沙漸近於險矣三需于泥則將陷於險矣四需于血則已入於險矣初九以剛故能恒無咎九二以居中故小有言終吉九三則恃其過剛而躁故致寇六四以柔順故得免而復出

九五正當坎險之中而不言險又取需義九五以陽剛中正居尊位德澤已施治道已備泰已無爲與民相安於無事此正凫鷖既醉太平之時也需可知矣

有不速之客三人敬之終吉朱子云非意之來敬以待之此言所當玩味人蓋有忽然而遇患難之臨強

暴之至者惟敬之一字可以待之敬則畏慎敬則脩省故狡僞者獻其誠暴慢者致其恭其獲吉也非倖矣

訟卦

訟從言從公蓋心有所否而欲聲言之也故内自訟亦謂之訟訟公言之也若誣而詐則非公矣

屯蒙需訟相次之義於序卦見之夫有天地則萬物生屯荒之世須得君以治之故彖辭曰利建侯象曰君子以經綸此治屯之道也物生而蒙不有以開之則愚昧不通故彖辭曰初筮告利貞此教蒙之道也

二卦則示人以君師之義焉然教而不養則救死不贍何暇禮義故需所以飲食而養之也二卦又示人以教養之義焉然飲食人之大欲存焉得之則生弗得則死世之人求富貴利達相爭相賊至死不已者只謂此飲食而已此訟之所以必有者也故次之以訟彖曰利見大人是也聖人為天下之慮周矣訟坎下乾上以剛遇險剛以相競險以相伺訟之生也此卦之義彖傳盡之矣

有孚窒惕中吉終凶中字還作始中終之中為是蓋訟雖得實中暫得吉然訟是不好事到底畢竟是凶

彖傳作剛来得中又別是一義非繫辭本意

天與水違行只是因卦之天上水下而立名楊龜山謂天左旋而水東注爲違行○鼂[晁]順象傳而非卦之意訟與噬嗑皆以訟獄爲事然噬嗑聽已成之獄也訟是未成之獄也已成之獄故用刑未成之獄故用斷

九二不克訟不必作與九五陽剛爲敵只說知其義之不可追而以寡約自處則得無眚理自明白先儒皆以二五相應處差錯了

雲峯胡氏曰九二識時勢能反而安其分之小九四明義理能變而安於命之正聖人不責無過而責改

過如此

九五訟元吉九五以陽剛中正居尊位以德感人而自然無訟者也故元吉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觀初之不永訟三不訟二四之不克訟皆能畏服其心而無訟矣九五之元吉。其刑措不用之時乎。此彖辭之所謂利見大人者也

上九其鞶化之民乎以九五之中正而不能化之雖終朝三褫之可也

師坎下乾上水附於地有兵附於農之意古者寓兵於農六鄉六遂之衆鄉遂之大夫統之故入則爲比閭族黨出則爲伍兩軍師爲卦衆陰在外兵之象一陽在內將之象卦之所以爲師也

師君子以容民畜衆隆山李氏曰於師得古人井田之法於比得古人封建之法

初六師出以律先有致勝之道否臧凶先有致敗之道律者紀律也兵法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是也

九二在師中吉兵法曰閫以內寡人主之閫以外將

軍主之二在軍中而有中德又得人君寵錫之存渥
是專制之權在手其戰勝攻取也必矣
六三師或輿尸凶將敗死綏故輿尸而歸三陰柔之
才不勝其任故如此伊川作衆主說
六四師左次無咎用兵貴於識時勢將勝負兵法知
彼知已百戰百勝不知彼知已百戰百殆廉頗知白
起之不可敵故堅壁不動司馬知孔明之不可敵故
受辱不出知左次之道矣
六五田有禽利執言長子帥師此六五善將將之君
也上六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其司勳之臣乎蓋師之

終遁凱旋之際論功行賞之時也故又戒以小人勿用建安丘氏曰兵行詭道而敗繒屠狗孰不願出奇計以立功而立功不必皆君子也又曰小人勿用何耶盖以小人有功當例以賞之若使之參預國家之謀議則挾功以逞必生僭竊亂邦之禍故於小人戒以勿用而象曰必亂邦也其意嚴矣

初六才將也九二大將也六三敗軍之將也六四智將也五陰柔而得中雖不善將兵而善將將此所以死群力群策而駕馭天下之豪傑其得大君之道也宜哉

聖人於師之上曰王三錫命懷萬邦也於師之上曰小人勿用必亂邦也其爲萬世社稷生靈之計至矣

比卦

比坤下坎上程傳曰物之相切比無間莫如水之在地上故爲比也

東萊呂氏曰師以二爲主二將帥也以一陽而爲衆陰之所聽命者比以五爲主以一陽而爲衆陰之所親輔者比所以次師者言衆雖聽命於將帥而必當親輔於君也

愚謂天下之兵戈紛爭無已必有所附麗然後一

子所謂定于一是也如秦之亂而皆歸於漢高王莽之亂而皆歸於光武此比之所以次於師也

九五明君在上天下所比六爻之辭皆以君子而比於其君之義初六在下之君子也知君臣之義不可廢於是竭一心之誠以從之無咎之道也若其誠信之充實又足以感孚於人以之交友而友信以之事上而上獲故曰有孚盈缶終來有他吉六二比之自內貞吉出仕之君子也筮仕之初得正則吉蓋顯比之君禮賢下士所當親輔非枉道求合者也故曰不自失程傳曰自守以待上之求無過涉後凶乎曰士

之脩已迺求上之道降志辱身非自重之道也故伊尹武侯救天下之心非不切然必待禮至而後出是也六三比之匪人朱子以三應上上為比之無首者故為比之匪人程傳以二與四為匪人恐未然比之匪人不亦傷乎進齋徐氏曰馬援勸隗囂尊意東方而隗囂降蜀至於殺身亡宗為天下笑者非大可傷乎

六四外比之貞吉四迺已仕近君之臣也有君如此誰忍負之此六四外比之貞吉九五顯比不負有於天下之順逆故有三驅失禽之喻如此則盡天下而

比之矣吉孰加焉上六比之無首上六居上不能先率衆陰以附於五無首之象也故爲無所終而凶卦之所謂後夫凶其上六之謂乎

小畜卦

小畜下乾上巽朱子曰巽畜乾陰畜陽故謂之小

厚齋馮氏曰凡卦一陰五陽則一陰爲之主此孔子論易之例非伏羲文王命卦之本意也又曰健而巽剛中而志行彖多言卦材此亦孔子之例也上九之雨豈非亨乎天下之理未有畜而不亨者說者止述孔子之意而文王之志隱矣

雙湖胡氏曰朱子嘗說四聖之易不同因論大畜卦辭而曰文王說只是占得者爲利貞不家食而吉利涉大川至於剛上尚賢等處迺孔子發明卦義各有所主今厚齋可謂得朱子之心者若能如此灼見解經則非但文王之貞不悔而夫子翼易又自發胷中所藴不盡同於先聖之意亦昭然可見矣惜朱子欵以此例更定本義而未能也予嘗有此意今讀厚齋馮氏之言而雙湖胡氏又引朱子之言益見明確蓋易道無窮孔子於中又發出許多道理於彖傳象傳之中然而非羲文之彖繫辭之謂也引孔子之言以講

文王之彖亦有礙處讀易者分而玩之以會其意可也

密雲不雨尚往也自我西郊施未行也陰陽和而後雨若尚往而不交於陰陰雖先倡何以能雨故曰施未行也又曰四於下三陽雖爲其所畜而九五上九之二陽猶尚往也是亦畜未得而陽上進之象夫陰不能畜矣陽其爲小畜也明矣

風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程傳以巽畜乾非能固制之但柔順擾係之爾故爲小畜非孔子取象之意朱子曰風有氣而無質能畜而不久亦未見親切

潛室陳氏曰風者披揚解散之意今爲風矣而止行乎天上是猶有物止畜而未得解散所以成畜之小也取義亦遠今以大畜例之天在山中曰大畜風行天上曰小畜夫天高明廣大陰陽之氣流行其中凝而爲日月星辰散而爲風雨雷露變而爲霜霰泡孛無所不有以天而畜於山中其大可知風陰氣也行於天上此天之一類爾以天之高明廣大而風行乎中其小可知君子之學也道德性命蘊之於心煥而爲威儀文辭著而爲出處進退大而爲天下國家美在其中發於事業其畜德之大可知懿文德不過善

其威儀文辭而已夫威儀文辭雖亦君子脩身之要然特全體著見中之一事爾其畜之小可知是故能知大畜小畜之義則可以辨天在山中風行天上之旨矣

卦爲一陰不能畜五陽故五與上九則上往而初九亦因陽之上進而有復自道之象故無咎而吉九二則牽連而進亦吉惟九三以剛不中正又與四相比相暱而反受制於陰陰陽相失故爲夫妻反目之象六四則以陰畜衆本有傷害憂懼惟有孚而信於九五則衆陽亦爲解矣故有血去陽出之象其占无咎

也九五有孚攣如富以其鄰九五以陽剛中正居尊豈陰之所能畜故其心則與衆陽之進者交孚其勢力之大猶足以援而助之故爲富以其鄰鄰謂上下之陽也上九當畜極之時陰陽和矣故有既雨既處之象尚德載婦貞厲所以戒乎陰月幾望君子征凶所以戒乎陽朱子所謂陰陽皆不利是也

履卦

履兌下乾上序卦物畜然後有禮故受之以禮與大象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則履解作禮字以卦辭爻辭例之則爲踐履之履以兌遇乾柔履

剛迺羲文之易也

初九素履往無咎素常也居履之初能率其常所履者以行不遷於物不徇於時則無咎九二履道坦坦履道以全體言履素以一行言二之陽剛得中異於初之陽剛者故為履道坦坦夫履中正之道斯可謂全德之君子矣何以知曰幽人貞吉蓋聖賢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者也故憂世之志樂天之誠有並行而不悖者若夫獨善其身坦然無欲於世迺幽人抱道者之所為爾非聖賢之心也故斯貞而吉聖人繫辭之旨深矣

六三眇能視跛能履三以陰柔不中正孱弱之才不足以有為如眇能視跛能履之象以此柔懦而遇剛必陷於禍矣故為履虎尾咥人凶武人為于大君又取一義蓋六三以陰居陽質雖柔而志剛志剛則躁而暴亢害於物三又居下之上有公侯之象故為大君

九四以陽居陰柔而能剛是知戒懼者也故得終吉

九五夬履貞厲九五正是彖傳所謂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而爻辭如此何也朱子曰正蘇東坡所謂憂治世而危明主之意則戒辭也上九視履考祥其旋元吉進齋徐氏曰降祥在天不必考之於天唯視吾

之所履何如爾使其動容周旋無不合理則必獲元吉所以大有福慶也

泰卦

泰乾下坤上履而泰然後安此孔子序卦之次第其義則爲安泰之泰乾下坤上乃天地交泰之泰伏羲名卦之本意也文王之繫辭主之

小往大來陽稱大陰稱小者天地間一元陽之氣流行分之則有陰陽爾故陰不足敵陽猶天包乎地分而言之則爲天地統而言之則上下皆天而地特其中之一物爾故有大小之分

三陽爲泰四陽爲大壯皆是陰陽之氣交感以生萬物而三陽則爲泰四陽則爲不泰何也此卦下乾上坤正是地天交感故天氣下降地氣上騰所以爲泰也若夫大壯重卦非地天迺雷在天上陽氣盛大流行之時矣

天地交則爲萬物之亨吉君臣交則爲萬民之亨吉然陽氣行則謂之泰陰氣行則謂之否者猶小人得君則天下亂君子得君則天下治君子者陽道也古亨還作世道讀

雖堯舜之世不能無小人但小人在外君子在內則

治爾子夏舜有天下選於衆舉皋陶不仁者遠矣于
小人在外之意也
裁成輔相天地固交泰矣須得聖人參贊之迺無過不及中庸曰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聖人成能之功大矣

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吉欲進者君子之心也以天下爲一家以萬物爲一體其心未嘗忘天下但不得行其道爾今世道之泰天下之賢舉皆相慶吾道之亨矣特於初九發之曰拔茅連茹可見矣九二大臣之賢也既有陽剛之中德又上爲人君之所信任下

爲衆賢之所瞻倚必有包荒之量馮河之勇不遐遺之知朋亡之公乃得爲中行之上中行者無過不及之謂也象曰以光大也暗者則昧於事幾狹者則流於淺隘有如是四者之德非其心之光大其孰能之

九三居泰之中無平不陂無往不復戒之以保泰之道也能盡吾艱貞之道則可能享泰之福矣天地際迺陰陽屈伸往來之理如此聖人須有轉移之機使之常泰而不否常治而不亂人定勝天而已艱貞者人定勝天之謂也

六四翩翩不富以其鄰不戒以孚此小人而變爲君

于諸說皆以泰已過中三陰連進如此則爲否矣未有當泰之中時遽然而變得如此很狠之極也蓋六四陰受變於陽故亦來相助不待戒而相孚此正不仁者遠矣之意聖人於四爻方且慶幸之非傷而慨之也象曰皆失實也小人而變爲君子則無復昔時之情狀矣實謂情狀也

六五帝乙歸妹六五陰柔而能下賢以圖治善於保泰者也故以祉而元吉祉天之祉祐也天命方祉祐之何泰之過乎賢人多則陽道盛陰之氣索矣此聖人治泰之機要也

上六城復于隍此爻正居泰極極則變矣而上六復以陰柔處之豈能有轉泰之才乎故不過僅能告命勉強支持雖貞亦吝矣言居泰之變無轉泰之才付之於命而已故象曰其命亂也

否卦

否坤下乾上乃得天地之正位君臣之正理如何謂之否此以氣言也天氣上騰地氣下降閉塞而成冬二陰陽不交是以爲否聖人名此否卦甚有深意盖君尊臣卑須是上下相交上之情通於下下之情通於上乃可以成治如君自尊於上臣自卑於下上下之

情不通其爲否也必矣伏羲畫卦時使見得如此其神以知來知以藏往者歟

否之匪人人生天地間靈於萬物必盡得人道能踐其形迺可稱爲人知否之世小人得志如鬼如蜮濁亂天下與夷狄禽獸無異何得謂之人是以不利君子之正道也

泰先言小往大來而後言吉亨者喜之之辭也否先言匪人不利君子貞而後言大往小來者嘆之之辭也

上下不交還作君臣言作君民言者非是安丘氏曰

內陰外陽以天道言內柔外剛以地道言內小人而外君子以世道言

儉德避難黨錮諸賢互相標榜以罹於禍者皆昧乎儉德避難之道也

否之世皆是小人得志之時而卦之六爻除六三包羞外於初六則以貞吉君子與之於六二則以包承君子勉之所以雖為小人誅其實為君子也建安丘氏曰君子小人本無正名惟正與不正而已正便是君子不正便是小人小人而能正則變為君子矣

六三包羞本義曰小人志於傷善而未能故為包羞

之象然以其未發故無凶咎之戒極是

九四有命無咎疇離祉九四非小人中之君子迺居否時之君子也九四有陽剛之德而居世因其機會之可轉而暗轉之則非特無咎而同類諸賢皆獲其福矣命迺機會否將變之時也非九四以剛居柔處之得其道其孰能之

九五休否大人吉九五有德有位此正撥亂反正之主也非大人其孰當之其亡其亡係于苞桑亦聖人憂勤惕厲之心本如是也九五休否之後其心復如是蓋有中正之德故也

上九傾否上九以陽剛居上君子之黨也當否之終又有九四以爲之倡有九五以爲之主其治否也易矣故曰傾傾者易之辭也

同人卦

同人乾上離下天包乎地與人而卦爲五陽包六二一陰在内有天同乎人之象又天爲純陽離爲日爲火亦陽也火上同於天亦爲同故曰同人卦之取名以此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是一象利君子貞是一象于野有周而不比之意君子貞有和而不流之意曰既

同人于野則無私矣何以又利君子貞夫人蓋有同乎人而不合正理者矣故同欲其大又欲其正也唯君子唯能通天下之志能盡大同之道則于野君子貞俱兼之矣通天下之志即大同之道也

類族辨物朱子分類族作人辨物作物總說較寬天下之物中國有中國之類夷狄有夷狄之類水有水之類陸有陸之類飛有飛之類走有走之類至於鱗介毛羽草木夭喬罔不有族類類其族斯可以辨其類也是皆審異而致同君子之所以盡人物之性者也

初九同人于門凡人之同惟始初則無私久則私意起而反惑矣故初得無咎六二同人于宗繫辭傳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二之於五如是之交而交適有于宗之吝何也曰自二五視之則爲同心之至物不能間之矣自天下視之則見其小而未大也故不免於吝

九三九四皆以剛而求合於二然三之伏戎于莽而三歲不興四之乘其墉而無咎者三恃剛而四得柔故也是故三屈於勢者也四屈於理者也

九五之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大師克相遇五以陽剛

中正下應六二而有此何也非九五之過也欤三四之剛世固有强臣跋扈梗命負固不服非用大師其何克之哉雖然五亦有以致之也厚齋馮氏曰九五大君當與天下相孚於大同之世而迺私繫所應是以疆埸友之徒競起而爭之夫以上伐下直舉而措之爾何至動大衆而僅能勝之哉私故也作易者爲失君人大同之道故備言其私昵之狀而以敵國交兵之法言之其訓嚴矣馮氏之言真中九五之病
上九同人于郊無悔上九居卦之外無與於物而物亦莫能同之雖爲寡僻其與有私而爭合者異矣故

無悔象曰志未得所以無悔也使其有得則悔隨之矣二之吝三四之爭五之號咷孰非求得其志乎學易者可以鑒矣

大有卦

大有乾下離上火在天上萬物畢照故爲大有彖傳云柔得尊位而上下應之曰大有序卦云與人同者物必歸焉故受之以大有亦爲大有之義風行天上則曰小畜火在天上則曰大有蓋風是天上一類爾故小火照於天上則廣矣故大

大有元亨有大則元亨可知不因卦材伏羲重卦只

以火在天上爲大有至孔子始以卦材論之王弼曰大有則必元亨矣甚是而程傳非之朱子亦以乾健離明居尊應天釋有亨之道恐未然

其德剛健而文明應乎天而時行是以元亨涑水司馬氏曰柔而不明則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明而不健則知善而不能舉知惡而不能去三者皆亂亡之端也明以燭之健以決之居不失中行不失時然後能保有其衆元亨也

雲峯胡氏曰文明以健自明而誠之事剛健而文明自誠而明之事

大有五爻初九是庶臣之能守其位者也故為無交
害艱則无咎九二大臣之能勝其任者也故為大車
以載有攸往九三大臣之能述其職貢者也故為亨
于天子九四在內之大臣能戒其滿盛者也故為匪
其彭上九大臣有福有德不當事推而能安享其富
貴者也故為自天祐之吉無不利
初九能保其有漢之萬石君可以當之九二任天下
之重者伊尹可以當之九三之尊王桓文可以當之
九四謙抑九九周公可以當之上九功蓋天下而主
不疑位極人臣而衆不嫉郭子儀可以當之

六五柔順居中不息其不孚但患其或過於柔爾故有威如之戒

謙卦

謙艮下坤上地中有山山高而下於地謙也序卦有大者不可以盈故受之以謙皆謙之義

謙有亨之道即是大有之亨不取卦才而自然者程子曰他卦有待而亨惟謙則便亨然亦有不待者尚多蓋文王繫辭於伏羲之卦故無有體德變之三者三者迺後來孔子指出數樣道理來故因而傳之

謙亨有終亨已自好有終言到底更好不是先屈而

後仲也
君子裒多益寡稱物平施程子曰謙者治盈之道朱
子曰人多見得在己者高在人者卑謙則抑己之高
而卑以下人便是平也
初六謙謙君子言謙而又謙謙之至也用涉大川世
有一樣粗心大膽人必輕於所進以之涉大川濟險
難鮮不罹禍者必是小心畏愼人遇能謙退不急躁
故能利涉大川而吉也
六三鳴謙柔順中正以謙有聞正而且吉者也本義
之言甚是程傳亦曰六二之貞吉所自有也朱子他

曰文曰謙而有聞須得正則吉則貞字文作戒辭矣
謙是美德豈有不好不正乎謙尊而光卑不可踰尊
卑俱要謙非不正矣要當以本義爲是
九三是有功勞之大臣自古有功勞而不能保其終
者甚多故爻辭惟大禹周公可以當之郭子儀李晟
近之矣又其次鄧禹曹彬亦庶幾焉至如鍾會鄧艾
之徒其不得有終也宜矣
六四在内之大臣而能謙抑者也居功臣之上而能
發揮其謙其不爭功爭能可知矣六四柔能得正忠
純之臣也先言無不利而後言偽謙何也謙則自無

不利更於九三功臣而能謙以下之又人之所難也房杜之於英衛近之

六五不富以其鄰利用侵伐六五柔順居尊人君而能謙者也故不特富以其鄰而且利於侵伐惟平日謙抑卑順則自無貪兵利人土地不得已而應之是其心也如禹之征苗文帝之勞將迺可以當之若夫夸詡而剛躁者鮮有不失漢武之征漠北大宗之征高麗是也

上六鳴謙利用行師征國邑者九五居君位故可行師而征天下上六居臣位故可行師而征自邑蓋其

小心謹愼必不生事用兵惟已之邑有不服者征之而已上六迺封國之侯服也鳴謙未得朱子云謙極有聞失謙本意此所以志未得蓋言非其謙之本心也此說甚好不知何以不著於本義

初九九二是卑不可踰九三九四九五上九是謙尊而光君子有終獨於三言者舉其盛也

豫卦

豫坤下震上爲順而動利建侯行師皆順人心而動者順人心而動則和樂矣故取其義曰豫

雷陽氣也先儒謂陽在内而不得出則奮擊而爲雷

故雷在地中曰復雷出地上曰豫天上雷行曰無妄見陽氣自下而上之微也雷出地迺春分之候和氣獨暢故為和樂是以聖人作樂象之崇德與薦之郊廟皆取其和之義也

東萊呂氏曰履為易中之禮豫為易中之樂卦取和樂之樂爻取逸樂之樂故豫之六爻皆是逸樂是以有得有失初六鳴豫當如鳴謙之鳴以後樂而聞於人其凶必矣故曰凶九二知幾不溺於豫故貞吉六三上視於豫猶豫而不决者故示之以早决則無悔矣九四由豫居大臣之位又剛而能柔能致

天下之豫者也故曰大有得六五常安於逸樂者故曰有疾以其有中故得不死上六則昏冥於豫者也卦惟九二九四剛明故出於豫九四出於豫而能致豫者也以九四居可致之位故也陰柔則不明不振其溺於豫必矣

厚齋馮氏曰貞疾猶言痼疾也痼猶固也疾自外入者也六五陰柔當豫之時上下耽於逸樂以天下之才盡付於九四大臣而漫不之省此貞疾之證也然四雖剛強猶在下也五雖陰柔猶在上也君臣之位未亡此恒不死之證也春秋不獨周存名號而已齊

以諸田族魯以三家族政在大夫孔子周流列國欲起其族無能用者發揮得好

一說衰季之世相沿以來強臣竊據六五復耽於逸樂而忘返不能奮自振立故爲貞疾又爲乘剛然賴前人德澤之不泯民猶可以延其祚命而保其社稷人民故爲恒不死又曰中未亡五於上卦爲中又君繼君之位也亦通

隨卦

隨震下兌上動而說故爲隨元亨利貞亦合分爲四德觀穆姜所占可見矣作宜於正者非彖傳曰大亨

貞无咎而天下隨時雖無利字。然大亨以包利字在中而曰大亨貞。則亦自然之正。非利之比

隨時之義還依程傳爲是傳曰君子之道隨時而動從宜適變不可爲典要非造道之深知幾能權者不能與於此也故賛之曰隨時之義大矣哉作隨之時義意味短

澤中有雷。君子以嚮晦入宴息。雷藏澤中。有自養之義。雷陽氣也。陽氣動而復靜之道也。夫一動一靜者。理也。靜而不動則滯。動而不靜則撓。故動而復靜。靜而復動。理之不息者也。然靜而无靜。動而无動。動靜

桓涵又理之神妙者也故脩養之家水中起火雖嚮晦靜坐而氣之運行常不息焉靜而无靜故也君子之學動靜皆定寂中有感感中有寂何以異此嚮晦入息是晝有爲宵有義乾乾之心无少間斷雖隨乎時而不局於時其爲君子乎

隨卦惟九四以剛君柔是賢人而在大臣之位爲上下之所隨者也初九以剛在下有所主而變易之然得正則吉夫君子之學或取法於人或能自得師惟合其道而已合其道即正也正則吉而出門交有功也六二係小子失丈夫二近於三而遠於四三陰柔

階无益而有損者也故爲係小子失丈夫之象六三係丈夫失小子三近四而絶於二四賢人也事其大夫之賢者三得之矣諸説皆以小子爲初九丈夫爲九四九五然初九亦陽剛之賢豈小子乎如二之陰柔謂之小子可也九四爲上下之所隨勢陵於五處之雖正亦有凶道惟在積其誠意合乎正道明此二者以往則无咎矣程傳云孚誠積中動合於道以明哲處之則又何咎古之人有行之者周公孔明是也九五孚于嘉信乎善也九四之賢五能信而任之其吉孰大於是上六拘係之廼從維之上六以陰柔之

質而能虛心下從固結於九四之賢推是心也可以享於神明矣故曰王用亨于西山

蠱卦

蠱巽下艮上蠱有二義左氏傳曰風落山女惑男風過山而撓亂是爲蠱壞之蠱女惑男是謂蠱惑之蠱東坡蘇氏曰器久不用而蟲生謂之蠱人久宴安而疾生謂之蠱天下久安无爲而弊生謂之蠱

彖傳曰剛上而柔下巽而止蠱下卑巽而上苟且所以積弊而致蠱伏羲畫卦恐取此義

蠱元亨程傳曰治必因亂亂必開治理自然也朱子

云蠱壞之極亂當復治故其占爲元亨爲是程傳又曰如卦之才以致蠱則能致元亨朱子於彖傳又曰治蠱而至於元亨則亂而復治之象夫以二卦言則下卑巽而上苟止所以積弊而致蠱矣又安能治蠱故只作天運循環亂極則有治之理講則兩存之矣

終則有始天行也彖傳以此言後於先甲後甲何也

蠱元亨蓋雖天運自然亦人事有以致之也

或問朱子曰蠱是壞亂之象雖亂極必治如何便會元亨曰亂極必治天道循環自是如此如五胡亂華以至於隋亂之極必有唐太宗者出又如五代必生

太祖若不如此便无天道了所以彖只云蠱元亨而天下治也亦可以證前說

蠱君子以振民育德壞於積染之汚民德之蠱也故要振作之而使之自新壞於物欲之汚已德之蠱也故要涵養之而使之日新

蠱一卦皆以家言家國一理也

初六幹父之蠱有子考无咎初以陰柔之才本不能振作者然在蠱之初則易治是以可以免咎又戒以危厲迺獲終吉皆嘆其才之弱也意承考中溪張氏曰不承其意此善繼父之志者也九二幹母之蠱不

可貞貞則傷恩反害於義

九三幹父之蠱小有悔无大咎剛者終能有爲朱子曰元祐間劉莘老劉器之之徒欲盡去小人却未免有悔至其他諸公且寬裕无事莫大段整頓不知目前雖遏掩拖延得過後面憂吝却多可見聖人之深戒此言任幹蠱之責者以身處其地所當玩味諸公蓋指呂大防輩爲調停之說者

六四裕父之蠱瀘川毛氏曰九三之銳失之過故悔六四之緩失之不及故吝必不得已焉寧爲三之悔不可爲四之吝此治亂興亡之幾也

六五幹父之蠱用譽程傳云繼世之君雖柔暗之資苟能信任剛賢則可以善繼而承善譽也

上九高尚其事上九亦自有事如進德脩業講學明道皆其事也志可則非高尚可則其志之之所存者可則也

臨卦

臨兌下坤上程傳云爲卦澤上有地澤上之地岸也與水相際臨近於水故爲臨此解甚切故臨下臨民皆謂之臨二陽之臨乎陰亦臨下之義作㥯逼爲臨者非

臨元亨利貞。看來元亨利貞。此卦自具四德。故彖傳曰大亨以正。天之道也。與无妄同。无妄之彖傳曰大亨以正。天之命也。不曰大亨利於正。而曰以正。是自然如此的。則專以利爲宜者。亦固矣。

初九九二皆曰咸臨。是以陽而臨乎陰。以賢而臨乎民者。故皆吉无不利。以二賢之道。其行於世。君子之道長。可知可爲君子慶。爲世道慶也。卦之元亨順正兼備。盖有自也。

九二以剛陽中正而臨其民。大人之德備矣。宜爲物之所利見者也。使其得天之命。則可以進而爲神民

之主矣豈特吉無不利而已乎故曰未順命也順命謂順天命如舜之受堯禹之受舜皆順天命而膺曆數者也文王有聖德而天命未集後少俟焉則周之纔殷不在武王而在文王矣孟子曰周公之不有天下猶益之於夏伊尹之於殷也亦此意

六三六四皆以陰柔而爲嚮然三不正而四正故所處迥異四亦僅免於無咎者畢竟無剛明之德以服乎人得免於咎足矣

行中之謂五有中德是以能廓大公之體无偏倚之私而能受天下之善用天下之才盡得君天下之道

吉可知矣

上六敦臨吉志在内也以陰柔之質下與初二相臨是親賢取友以成其德者吉而无咎之道也

觀卦

觀坤下巽上序卦物大然後可觀。爲卦二陽在上。剛明之賢。爲觀於民者也。四陰在下。民之所仰觀者也。

朱子只自上示下曰觀自下觀上曰觀故卦名之觀去聲而六爻之觀平聲

盥而不薦只是恭已无爲之意言有中正之德以示法於民孚信在中而顒然可仰有孚顒若還朱子前

說是彖傳云下觀而化也謂能如此則下觀而化自是解得明白不相妨得

天之神道即是於穆不已聖人以神道設教即是運此心之神孔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孟子曰聖人既竭心思焉繼之以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矣

觀卦爻辭極明白九五以中正示人而爲人之所觀瞻觀法者初六以陰柔在下遠於九五爲童觀之象然在小民則可在君子則不可也六二闚觀不出閨壼不能觀瞻在女子則可在丈夫則不可也六三觀

我生不觀於五而觀於已之通塞亦明於出處之君子也六四在下之上已爲近臣矣故爲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所謂順而麗乎大明者也上九觀其生程傳云上九以陽剛之德處於上爲下之所觀是賢人君子不在於位而道德爲天下所觀仰者也爲占者故戒之

志未平也程傳云雖不在位然爲衆人之所觀固不得安然放意謂已无與於天下也賢者存心之仁與夫素隱行怪獨善其身者異矣可謂能發明其旨者也

噬嗑卦

噬嗑隆山李氏云震下離上震雷離電天地生物有爲造物之梗者必用雷電擊搏之聖人治天下有爲民之梗者必用刑獄斷制之故噬嗑以去順中之梗雷電以去天地之梗刑獄以去天下之梗也

初九爲作過之民其罪小所謂小懲而大誡是也故可免咎上九迺作惡之民其罪大所謂惡積而不可揜罪大而不可解是也故凶

罪人只止於初上而中四爻皆爲用刑之人何其刑法之密耶曰犯罪少則天下无梗化聽者多則天下

六二六三皆以柔暗欠剛明故聽獄未免於滅鼻遇毒惟九四剛明故得聽獄之道六五雖以柔居尊位然得中故无弊夫四與五皆以利艱貞貞厲何也天下最難聽者莫過於訟苟不用其情則寃或失之縱急或之刻而不得其平者多矣治獄豈易言哉

西溪李氏曰九四以剛噬。六五以柔噬。以剛噬者有司執法之公。以柔噬者。人君不忍之仁也。

初九屨校滅趾。臨川吳氏曰屨者之於足。足如納屨然足械也。初之罪小。刑之於初。使不得行以進於惡也。

上九何校滅耳何負也負在頸也如今之枷然上之罪大罪其聽之不聰故滅其耳也初與上皆以剛致罪天下之小人剛惡者迺能生事梗化其柔弱者自不能然亦有死知而犯法者君子所當憫也

九四曰得金矢六五曰得黃金朱子以周禮獄訟入鈞金束矢而後聽解之鈞金謂三十斤束矢百矢也愚謂使訟者之初即入鈞金束矢不論其曲直則實有寃枉者或乏於財而不能來而富家豪室得以力而干聽此說恐迂而難行又況周禮中間多有不可信者嘗謂周禮迺周之一老儒志於用世者取周官

六與演爲其屬作爲是書其規模儘弘大節目儘詳明但其中迂濶瑣碎不合先王之典者甚多恐此未可以爲據只以程傳所言金矢謂剛直黄金謂中剛盖以九居四爲得剛直之道以六居五爲得剛中之道文與爻之德合也

賁卦

賁離下艮上程傳云山下有火草木品彙皆被其光彩故爲賁飾之象又艮止而離明亦賁之義序卦物不可以苟合故受之以賁天下之合者多矣君臣之合則有君臣之儀夫婦之合則有夫婦之儀賓主之

合則有賓主之儀此理之自然有條理者非強飾也是故理之確然而不可易者謂之義理之燦然而不可紊者謂之禮禮義人道之大宗也

賁六爻皆是文飾之道固在人所處何如爾初九以取舍之義而自賁故曰賁其趾舍車而徒可謂躬行之君子者也六二當離之中文明之位以威儀而爲賁者也故曰賁其須夫致謹於威儀者君子全德之學也大學云赫兮喧兮者威儀也詩云抑抑威儀維德之隅則固脩身之不可缺者六二之賁須可謂謹容之君子者也然不能賁其本而徒飾其文抑末矣

九三賁如濡如一陽在二陰之間取以自賁致飾於
外以悅於人而本心之德亡矣故戒以永貞之吉六
四賁如皤如求人以賁而不得其賁者也故有白馬
翰如之象此失其自賁之道者也六五當賁之時而
敦尚質素故爲賁于丘園束帛戔戔之象此務實勝
之君子者也故雖吝而終吉上九以白爲賁是以德
爲賁者也孟子云言飽乎仁義不願人之膏粱也令
聞廣譽施於身不願人之文繡也曾子曰彼以其富
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此上九
之心也可以无咎矣

剝卦

剝坤下艮上其名卦盖取五陰在下一陽在上陰盛剝陽之義

剝彖變剛也變易也小人將變易其君子而將爲純陰之義不利有攸往則小人之長可知小人在位則自朝廷以及於四方皆其黨類布滿而君子之黨悉爲其所變易矣其能有所往乎

初六在下之小人也小人在下其勢猶未行爲剝床以足之象故戒以蔑正則凶六二爲在位之小人然其勢猶未長爲剝床以辨之象故亦戒以蔑正則凶

六三在下之上小人中之君子者也爲剝其黨而從正之象故无咎六四漸近於上切近之災剝床以膚之象宦官之小人也以其不知正道故直戒以凶六五爲后妃之象小人得權亦自不可當但以其柔順故率其群陰以順從於上蓋后妃而賢者也故无不利上九迺孤立无與之君子爲天下之所仰望者也故爲碩果不食君子得之則爲民之所載而剝有復生之機小人得之則足以剝其廬而已剝其廬言不能保其身也朱子云自古小人欲害君子到害得盡後國破家亡其小人曾有存活得者否爲小人者亦

可以反身而知所戒矣

復卦

復震下坤上序卦物不可以終盡剝窮上反下故受之以復此立卦名義蓋陰極於上而復生於下矣朱子云陽死聚生之理冬至前半月中氣是小雪陽已生三十分之一分到得冬至前幾日已生到二十七八分到至日始成得一畫不是昨日全无今日一旦便復了觀朱子之言則古人以十月爲陽月亦見得如此若以爲純陰之月謂之陽月而致扶陽抑陰之意恐未然

楞嚴經所謂一月有一月之變一日有一日之變一時有一時之變亦未盡一刻一剎之頃无不具箇剝復无不具箇四時此迺陰陽相涵循環而不相離處但人不知爾推而上之十年百年千萬年亦具箇剝復四時但有大小久暫之不同邵子以皇王帝霸則春夏秋冬亦有見

諸儒皆云陰消於上陽生於下陽消於上陰生於下陰陽皆自下生其見一書云冬至一陽生於地到春分至天之中夏至則陽極於天而消盡夏至一陰生於天上到秋分至天之中冬至則陰極於地而消盡

潮曰出水涸是潮退也其涸者巳死也月出則潮水生也非却是將巳涸之水為潮恐未然予嘗居海濱素知乎潮者蓋潮之消長氣之往來為之也故潮退之後氣一來則潮又逆上此並半刻間如何能生又豈待月而潮水生先儒所謂行隨月亦以大較之爾其實潮之大小或因乎月而潮之消息則不因乎月也唐時盧肇云日出爍水而潮涸邵子云至必再者行隨月與程子之言相類三子皆北人未嘗見潮者故其論如此

程傳一陽復於下迺天地生物之心也先儒皆以靜

為見天地之心蓋不知動之端迺天地之心也非知道者孰能識之程子又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一言以蔽之曰天地以生物為心或問曰程子云復卦非天地之心復則見天地之心聖人死復故未嘗見其心何為天地有復聖人死復曰此程子言自明白讀者不細察爾蓋四時皆天地生物之心然發散不可見惟靜後而動畧可見天地之心故聖人指訣人使之由此而驗之爾觀其言復非天地之心則天地嘗見其心聖人滿腔皆是天地生物之心故死得而見從何處窺之天地有復指卦而言非如衆人惡後而復

善可以見其心也
初九不遠復无祇悔元吉南軒張氏曰復之初九震體也微動之時也當是時而能復焉則去无妄不遠矣及其守之固居之安則纖毫不萌即无妄也即誠也即天之道也即聖人之心也
聖人不貴於无過而貴於改過故於復之五爻皆許其補過初九以其不遠復故以无咎許之六二之休復取諸人以為善故以吉許之六三雖不免於頻失而以其頻復也故以无咎許之六四之不從乎衆而能獨復可謂出乎流俗者矣故以從道許之六五敦

復必先有失而後能復而固守之則方能於復者矣故以无悔許之獨上六終迷不復然後爲凶聖人廣人遷善之門不旣深矣乎

無妄卦

无妄程傳曰震下乾上○震動也動以天爲无妄○動以人則妄矣○又曰聖人之動以天賢人之動以人若顏子之有不善豈如衆人哉惟只在此間爾蓋猶有已焉至於无我則聖人矣

雷在地中曰復雷在天下曰无妄此時陽氣鼓動於天地之間以生萬物而萬物隨陽氣以發生此時若

一此二妄不得故名卦為无妄盖重卦之意也
无妄元亨利貞既无妄則大亨而順正乾卦辭云元
亨利貞能无妄則天矣故亦如之其匪正有眚者戒
占者之辭也人之為未免至於有妄故利在正固觀
象大亨以正天之命便是自然之正不可作利於貞

講

剛自外來而主於內是天理為主人欲退聽所謂彼
則无妄矣
誠者天之道也聖人至誠无息亦天道也誠則自无
不正豈可又要利正大亨而利於正迺天命之當然

恐當作大亨而順正迺天命之自然爲是

程傳云既无邪心苟不合理則妄也此是好仁而不好學之弊者是誠誠則明豈復有妄有不合理處故謂之无邪心亦非真得吾之本心若真得吾心自中自正蓋中正吾心之本體也朱子又云如賢知之過他心豈曾有邪却不合正理矣夫賢知之心正是過中失正過中失正豈非邪乎者是見得至誠无息處聖人之心即天之心則此卦所謂无妄元亨利貞大亨以正天之命也可得而推矣或者又云莊敬持養此心既存亦可謂之无邪心矣而於應事接物之際

擾之不當未免於紛擾而敬亦不得行焉則不合正理未免爲妄與邪心也此未嘗持養而知心學者蓋誠則虛明而中和皆由此出何更有紛擾而應之不當而不合正理耶

此九五爻往吉此爻正是剛來而主於內復於誠者故往則吉象曰得志也能誠則以之脩身則身脩以之交友則友信以之事上則上獲以之治民則民治書之得也何如

一只是一箇絕无私心而誠是以无計功謀利之

功謀利之心便是不耕獲不菑畬節程傳

二字於本爻亦未是。朱子又添箇因時順理亦贅矣。
耕穫不菑畬是无謀利意。
彼云无妄感謂忽然而來。无所期望。非是就作无妄學字義。亦是正其義。明其道。不計其功。言甚親切
卦之名義有取於此。故不易也。
一三无妄之災。凡人之妄心一生。則有災咎。若无妄人无災矣。如或有災。則亦適然之數。如或繫之牛。行之得。邑人之災。君子亦付之於无心可也。非我所致之。又何足較乎。
无妄六爻。自初九一陽來復。而至於乾。則動以天矣。

故諸爻皆有无妄之義上六无妄行有眚中溪張氏謂漢武漠北之征唐皇雲南之師此爻當之非也既有計功之心則妄矣上之无妄有眚只是心雖誠實才或柔弱不可有為也卦之可守可行皆在乎時與才爾象曰窮之災是也

大畜卦

大畜乾下艮上天在山中所畜之大也立卦名義取此

大畜言所養之大也乾天德也備於己所養不其大乎所養既大則可以為國家之利用故吉豈特為國

家之用雖以之濟天下之大難可也德既盛大則自无不利但在始之出得其正爾故示之以利貞
大畜剛健輝光日新其德乾故剛健艮故篤實君子之學須造到篤實處迺有光輝不篤實則无光輝矣
程子云今有珠玉於此小積之則有小輝光大積之則有大輝光是也輝光則日新矣日新之謂盛德此卦之謂大畜也
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鶴山魏氏曰天在山中譬則心之體也聞一言焉見一行焉審問而謹思明辨而篤行即所以畜其心之德蓋畜故迺所以

養新非外至也昭昭之多止於所不見是以愈畜而愈大

大畜取天在山中之義還作富畜於道德爲是爻義別取止畜之意者蓋爲卜筮而設所謂開物成務以前民用者也

上九何天之衢道大行也君子之道自悠遠博厚以至於高明則所以載物覆物而與天地同其用矣故曰道大行

漢上朱氏曰初剛正也二剛中也四五柔也柔能畜剛剛知其不可遽犯而安之時也夫氣雄三軍者或

徂於賓贊之儀才力蓋世者或聽於袞裘之命故曰

大畜時也

九五豶豕之牙制之於勢非特豕爲然馬羊犬若能制之則自循善是得其機要也國家之於咸宦不援之以政柄於藩鎮不假之以兵權何不可制之有宋太祖以杯酒而釋諸將之兵權得其道矣

四五與上九皆畜人者也四之牿五之豶固得其畜之之道矣惟上九以天下之心爲心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使天下之人相忘於大道之中尤有彼此之間異於四五遠矣其道不大通乎

頤卦

頤震下艮上爲卦上下二陽而含四陰有養人之象中四陰而虛有自養之象故名卦曰頤貞吉者凡養人自養皆得正則吉矣觀頤自求口實只作一串說故觀人所養之道則自其求口實觀之而已隆山李氏曰古之觀人每每觀其所養而所養之大小則必以其自養者觀之夫重道義之養而畧口體此養之大者也急口體之養而輕道義此養之小者也養其大體爲大人養其小體爲小人李氏之言正與子意合與程子觀頤爲養人之道自求口實爲自養之道

朱子觀頤觀其所養之道求自口實觀其養身之術稍異

愼言語節飲食朱子曰諺云禍從口出病從口入甚好前輩曾用以解頤之象此言當玩味

卦惟下三爻以自養爲義上三爻以養人爲義上九舍爾靈龜觀我朶頤初九具陽剛之德是天下之至愛至寶者在我廼不知反而求之而却貪慕夫在人之富貴則失矣是可賤也孟子曰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是以象曰不足貴也六二顛頤拂經于丘頤六二質雖陰柔然然中正之德在我所固有也廼不

能以此自養而反求於上九之養已以養道言之謂之顛頤以正理論之謂之拂經故戒之以不可上往往則凶矣六三拂頤貞凶言養非其道也如異端小道之類故曰拂頤貞凶夫以異端小道自養雖終其身用之无攸利矣況十年乎象曰道大悖是也

六四顛頤吉六四居大臣之位知君陰柔之才不足以有爲而反資於在下之賢人賴有所養於民雖顛而吉矣

六五拂經五居尊位人君以養人爲道者是其常也不能養人而反賴於上九陽剛之賢以自養涵養德

性啓發聰明雖拂乎經常亦正道也故中心无爲以守至正則吉若濟天下之難而成天下之功則非其才矣故不可涉大川以上九之才之德又居上位當天下之大任而天下之所由以養者也豈特文以致太平而武可以定禍亂若上九者具文武之德而堪將相之任者也能於其道者其惟周公乎諸葛武侯亦近之

卦之六四言顛頤六五言拂經而六二兼之四五皆吉而六二則凶四之顛頤當也二之顛頤不當也五之拂經正也二之拂經弗正也故占法不同

大過卦

大過巽下兌上澤在木上而滅乎木故爲大過之象四陽居中剛強壯盛上下二陰不勝其弱故爲大過之義卦之立名以此

當大過之時而有棟橈之象何也爲卦四陽居中二陰不能勝之之象也彖傳曰本末弱也豈非陰弱不能承之而陷故橈乎巽下短亦有缺陷之象

大過之時大矣哉歟爲大過之事有其時无其才不敢爲有其才无其時不能爲如授禪征伐之事非堯舜湯武之時而遇堯舜湯武之聖然後可以語此故

嘆其大

大過之六爻皆取過爲義如初六過於畏愼者也故曰藉用白茅九二過於常者也故曰枯楊生稊老夫得其女妻夫楊而生稊常也枯楊而生不常也夫婦之有家室常也老少之相配不常也九三棟橈凶九三以剛居剛過於剛者也陰弱不能承之故凶九四以陰居陽過而不過者也故隆而吉九五過於怪者也故爲枯楊而生華老婦而得士夫夫枯楊生稊老夫得其女妻雖過於常而猶不累於常猶之可也枯楊而生華老婦得其士夫世之所尤者此所以爲

也故象曰何可久也又曰亦可懲警誡之辭也上六過於死者也然能殺生成仁原其心則无他也故凶而无咎

坎卦

坎水之象習坎重水也有險陷之義焉一陽陷於二陰之間亦惟陷義

隆山李氏曰坎之中實是為誠離之中虛是為明誠明用起於中者易之妙用而古聖人之心學也

程傳曰坎水也一始於中有生之最先者也天地之間一元之運而已氣能生水故五行之先生者莫

過乎水其一始於中之謂乎水陰也而極至陽之精火陽也而極至陰之精宇宙內無一物而非水火蓋其氣潛行乎其中也上而日月風雷雲雨下而山川土石草木鳥獸與夫人身血氣周流何莫而非水火欲知水火之原元氣是也

有孚心亨行有尚中實爲有孚德既充實則心自亨通而行有尚矣有尚謂有嘉也處困而亨易處險而亨難處險而有尚尤難也古之君子處困而亨如曾子之貧窶而歌若出金石原憲之環堵而處爲病於德袁安之大雪閉門不納令尹陶潛之歸去來兮而

甘於屢空是也處險而亨如文王之囚羑里而作易箕子之厄於内難而叙疇孔子之遇於匡人而絃歌解圍管寧之避地遼東而俎豆明禮不止心亨而行且有尚也

王公設險以守其國程傳曰山河城池設險之大端也若夫尊卑之辨貴賤之分明等威異物采凡所以杜絶陵僭限隔上下者皆體險之用也故嘆其時用之大

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洊水司馬氏曰水之流也習而不已以成大川人之學也習而不已以成大賢

習坎入坎失道凶也中溪張氏曰初深入於險失其出險之道其凶可知是以君子惡居下流者以此極有深味

九二坎有險求小得九二以陽剛居中之才德可以濟險矣而猶有險甘於小得何也入之有才德亦視所遭之何如爾二在二坎之間是不幸而遇夫患難之値者也然以其所處在得以小濟其視陰柔之才如初如三之俱入于坎窞者豈不有間乎

六四納約自牖程傳舉四皓與左師觸龍之諫在明切孔子曰諫有五吾從其諷諫乎此之謂也

九五坎不盈祗既平无咎九五亦陽剛中正居尊位有濟險之德當濟險之權可以濟天下之險矣而猶曰坎不盈祗即平九五當坎難未平之運而又不得其人以共濟之然以其才德亦終能有濟故无咎

上六係用徽纆寘于叢棘三歲不得凶上六陰柔而造險者也初與三陰柔而陷於險上六以陰柔而造乎險罪大故伏其刑臨川吳氏曰周官司圜收教罷民能改者上罪三年而舍其不能改而出圜土者殺三歲不得凶其罪大而不改者歟

離卦

離麗也一陰麗於二陽之間故爲離離爲火爲日火日皆內暗而外明者陰在內也故說卦取象於日又爲火是其義也

離坎二卦聖人序於六十四卦之中何也蓋坎離在天爲日月在地爲水火在人爲男女在氣爲寒暑在時爲晝夜在身爲心腎天地无一物而非坎離之用故非震艮兌巽之比

日月麗乎天百穀麗乎土節初齊氏曰龜山楊氏云火无常形麗物而有形最得本旨人之生也得水爲精得火爲神其合也氣聚而成形於有其分也氣散

而神泯於无蓋精所以爲形而神麗於形者也天地
形之大者也日月麗天百穀草木麗土其神之發見
而可見者也可謂善窺造化者矣
大人繼明照于四方只依朱子今日明來日又明講
即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之意學有緝熙于光明亦
此意也
初九日履錯然敬之无咎禮記云心斯須不莊不敬
則暴慢之心入之矣蓋敬者心之主也一不敬則心
无所主凡視聽言動喜怒愛惡皆失其當豈不錯亂
夫敬者聖學之始終堯之欽明舜之溫恭皆是敬湯

聖敬日躋始說出箇敬字太公丹書之戒首曰敬勝怠者吉而孔子於坤之六二曰敬以直內則敬迺千聖相傳之心法也漢唐諸儒之傳皆昧此敬字是以不得正脈至宋程朱始得之如陸子靜輩又不言敬別生支節終欠入手門路瀰漫孟浪無所依泊後世又以良知頓悟為說者令人懸空妄想口雖講學而動容粗躁甚至出處取予皆過其則此不敬之弊也敬則虛不敬則窒敬則明不敬則昏敬則一不敬則二敬則定不敬則亂敬則舒不敬則躁而聰明睿知皆從此出者也近日甚得敬字力今讀複錄知然敬之

无咎令人深省嗟起一番精采
六二黃離元吉六二有中正文明之德離乎九五元吉可知此卦之所謂柔離乎中正者也六二當之
九三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藍田呂氏曰詩云我今不樂逝者其耋與此意同
九四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諸說皆以爲承繼之際而不善於繼者言惟朱子謂九四有侵陵六五之象觀六五爻辭如此是被其陵逼可知
六五以文明中順之德而居尊位何至如此出涕嗟戚蓋陷於二剛之間前後皆強梁跋扈之臣惟其能

憂懼又得六二中正之純臣以應之故終吉且夫能知懼而又得賢臣以佐之而強臣削伏者德宗憲宗是也不能知懼又无賢臣以佐之而自憤以亡者魯之昭公魏之高貴鄉公是也又曰六五只是柔若剛明所獲又不如此

上九王用出征有嘉折首獲匪其醜无咎上九只是剛明故能如此

卦之二體取重明以麗乎正廼化成天下是君臣俱是明聖矣而卦爻六五又不然何也盖卦彖以二體之德言爻辭以一爻之體言故有異雖然爲君人者出

而繼世忽然遇强臣爲患時勢如此只得憂懼而

終是明者所以處得盡善而吉